

關德棟 車錫倫 編

聊齋志異戲曲集

上

關德棟 車錫倫 編

聊齋志異戲曲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關德棟

車錫倫

編

聊齋志異戲曲集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聊齋志異戲曲集

(全二册)

關德棟 車錫倫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0.25 字數 559,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200

統一書號：10186·402 定價(六)：2.50 元

序　　言

清代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當蒲松齡的文言小說集《聊齋志異》第一個刊本（青柯亭本）出版不久，即有聊齋戲出現了。到清末，已知的聊齋故事被改編成雜劇、傳奇的約有二十種；到了近代，京劇和各種地方戲曲中改編、上演的聊齋戲估計在一百五十種以上。中國古代戲曲和小說有着密切的聯系，特別是明清以來，許多劇作家將古代小說故事改編為戲曲。《聊齋志異》也與《三國演義》、《水滸傳》及爾後的《紅樓夢》一樣，為劇作家創作傳統戲曲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聊齋志異戲曲集》收集了清代八位劇作家根據《聊齋志異》改編的十四個雜劇、傳奇。這些劇本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暴露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橫行不法，反映被壓迫人民的痛苦遭遇；一類是揭示封建綱常的衰敗和道德墮落；一類是謳歌青年男女的純真愛情，抨擊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當然，各個劇本所涉及的社會面是比較廣泛的，這是舉其大體而言。這些劇本在塑造人物形象，安排矛盾衝突，運用戲劇語言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由於各個劇作家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藝術修養的不同，這些劇本在思想和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就

參差不一。有的劇本充滿封建說教，甚至表現出仇視農民起義的立場；個別劇本中還摻雜了污穢的詞句，這些都是應當加以批判的。此外，部份劇本寫得平鋪直敍，結構鬆散，藝術性不高。儘管如此，這些劇作所提供的經驗和教訓，都可作為我們創作聊齋戲曲時的借鑑；這些劇作本身，對研究清代戲曲史和《聊齋志異》一書的影響也有資料價值。

除了本集所收劇本外，清人改編《聊齋》的雜劇、傳奇見於著錄的尚有陸和鈞的《如夢緣》、唐咏裳的《名場債》、夏大觀的《陸判記》、無名氏的《恆娘記》、《盍簪報》等，惜皆未見傳本。此外蔣士銓的《雪中人》傳奇寫鐵丐吳六奇的故事，楊恩壽的《姽婳封》傳奇寫林四娘的故事，兩劇均取材於清初流傳較廣的傳說故事。《聊齋志異》的《大力將軍》、《林四娘》雖然也寫這兩個題材，但蔣、楊二人的傳奇都不是根據《聊齋志異》改編的。

本書所收的劇本，均無其他版本可供校勘，這次整理出版僅於個別地方訂正了原本的明顯刊誤。從保存資料的角度考慮，對劇本原文均未刪節。原有的序、跋、題詞，都集中附錄於每個劇本之後，以資參考。各劇所附評語眉批，大部份沒有參考價值，故刪去不錄。唯《胭脂鳥》一劇中張箋的評語，因有助於理解劇本的創作，仍附錄於劇本每齣之後。曲詞基本按照譜讀，其不合曲律時，則斟酌曲意標點。曲文的正襯，有的劇作原刊本加以區分，有的則未區分，現仍其舊。為了使讀者了解八位劇作家的生平和劇本的改編情況，我們撰寫了《作家及作品簡介》一

文，列於卷首。

這個集子在整理過程中曾得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山東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熱情支持，謹致謝忱。

關德棟 車錫倫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作家及作品簡介

錢惟喬（一七三九—一八〇六），字樹參，號竹初，別署林棲居士。江蘇武進人。乾隆壬午（一七六二）舉人，曾官浙江鄞縣知縣。能詩文，工書畫，傳世有《竹初詩文鈔》、《錢竹初山水精品》（商務印書館珂羅版印，一九一九年）。劇作有《碧落緣》、《鸚鵡媒》、《乞食圖》三種，合稱《竹初樂府》。清梁廷枏評他的劇作「不及心餘（蔣士銓）之爽豁，心餘亦不及其清麗也」（《曲話》卷三）。

《鸚鵡媒》二卷，《竹初樂府》第二種，小林棲藏版。作者自序於乾隆戊子（一七六八），時距《聊齋志異》青柯亭本刊行僅二年，是已知最早改編的聊齋故事戲。劇本據《阿寶》改編，這是一個具有反封建思想和浪漫主義色彩的愛情婚姻故事。男主角孫子楚由於一片癡情，先是神魂前往，繼則化為鸚鵡，以求與阿寶（劇中作王寶娘）親近，終于贏得阿寶的愛情，破除了門閥觀念，結為夫妻。後孫子楚病死，阿寶自殺殉情。冥王感其節義，賜其夫妻還陽，孫終中進士。劇本情節基本依照小說，而又「溢以渲染」，演為四十齣的長劇。在兩個主要人物身邊增加了丫鬟倩奴和孫的摯友李韞之作為陪襯，並令賣花婆巫媽媽來往於王寶娘、孫子楚之間，以便於戲劇

故事開展。其中又讓「田產廣有」的紈絰公子胡慕傑攬到孫、王的婚姻問題中來，以王母嫌貧愛富反對王、孫結合而構成戲劇衝突，增強劇本的反封建思想。從劇本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節關目的設計安排來看，作者雖受了《西廂記》、《牡丹亭》的影響，但不是粗率的模仿。劇中寫孫子楚、王寶娘生死相戀，感情真摯，是那些單純「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爲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才子佳人戲曲所不可比擬的。唯插進觀音大士爲孫、王指引撮合，冥王賜孫、王還陽再世的情節，宣揚宿命論和迷信思想，最不可取。

陸繼輅（一七七二——一八三四），字祁孫（多誤作祁生），別署小元池居士、修平居士。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人。嘉慶庚申（一八〇〇）舉人。此後二十年中，他一方面依次赴京參加會試，終未得中；另方面由於家貧，又奔波於各地作幕僚，直到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始選合肥訓導。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因參加編修《安徽通志》敍勞，選官江西貴溪知縣。上任不及三年，病老辭官，不久即下世。他的詩文均名於時，著有《崇百藥齋文集》。所作傳奇除《洞庭緣》外，又與莊達吉合作《秣陵秋》，并爲吳培續成《護花幡》。^{〔一〕}《清史稿》卷四八六有傳。

〔一〕 清姚燮《今樂考證》「國朝院本」內著錄陸作傳奇二種：《洞庭緣》、《碧桃記》。但注中云：「《碧桃記》爲吳蘭雪姪人岳綠春作。」按：吳蘭雪名嵩梁，是陸在兩淮運使督撫（賓谷）幕中的同僚，他們經常在一起讀書屬文（見陸作《先大孺人年譜》）。或者陸曾爲岳綠春所作《碧桃記》傳奇加工潤色，因訛爲陸作。

《洞庭緣》傳奇作者生前未刊，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刻於鴛湖（嘉興盛阜昌刻印）。劇本摺合《西湖主》、《織成》兩個神話故事改編：將西湖主改為洞庭君的公主，織成為洞庭君妃的婢女；兩個故事的男主角陳弼教、柳生（劇中作柳宗望）為好友。陳、柳二人相約同赴巴陵，先後與公主、織成遇合，結為仙眷。小說中此後的情節則被刪去了。劇本作於嘉慶八年（一八〇三），是應松太道員李廷敬之請而作。時作者在李處作幕僚，頗有知遇之感。李應詔進京述職，劇本趕在為李送行的宴會上演出。因此劇中以《西湖主》裏提到的副將軍賈綰影射李廷敬，並貫穿全劇，以賈綰「奉敕還朝」，洞庭君及柳、陳為賈餞行作結，寫了不少贊頌之詞。作者自負奇才，而功名未遂，便以這「煙波夢影」作為精神寄托。但劇作將兩個故事揉合在一起，總覺牽強。劇本初由李廷敬的家班演出，傳到北京後，約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左右，經陳子方等人改編為京劇，名《富貴神仙》，曾風行一時。

李文瀚（一八〇五——一八五六），字雲生，號蓮舫，別署訊鏡詞人。安徽宣城人。道光戊子（一八二二八）舉人。選正黃旗宗學敎習。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後至陝西，先後官郿縣、岐山縣等知縣十餘年，終官四川夔州知府。作有傳奇四種：《胭脂鳥》、《紫荊花》、《銀漢槎》、《鳳飛樓》，合稱《味塵軒曲四種》，或稱《風笛樓四種曲》，均作於陝西為官期間。另有《味塵軒詩集》。

《胭脂鳥》二卷，刊於道光壬寅（一八四二），味塵軒藏板。劇本係據《胭脂》改編，但對小說的故事人物都有所補充和調整。它以胭脂的繡鞋作為犯案、判案的重要證據，所以劇名改為《胭脂鳥》。劇中三個判案人——聊城縣知縣胡圖、濟南知府吳南岱、學政施愚山，三次判案的場面各具特點。「誣服」齣是作者由小說中邑宰（無姓名）「橫加器械」定鄂秋隼為殺人犯的簡單敘述擴展成的一齣諷刺喜劇。判案的胡圖是作者塑造的一個只知搜刮錢糧，「急于星火想升官」的貪官污吏的典型。吳南岱審案不為不細心，但只因為主觀地認為宿介「冒名圖奸是實，殺人自不誣了」，遂將宿介為殺人犯。最後只得靠施愚山細審出繡鞋的下落，人證物證俱全，坐實毛大為殺人犯。作者通過辦案過程說明「關天人命非兒戲，如得其情而勿辜，須要心思如髮細。但衡情理，不矜才氣，庶免因人泣」（「借端」齣《青玉案》）。「哭監」齣也是作者增加的戲，暴露封建社會中監獄的黑暗殘酷，令人怵目驚心。但作者為了表現「惜玉憐才之韻事」，而津津樂道宿介和龔王氏調情，最後又增出宿介、龔王氏為鄂秋隼、胭脂照料婚事，鄂、胭合晝之夜反目，宿、龔偷情等情節，把一場嚴肅的昭雪冤獄故事，化為「風月美談」，表現出低級趣味。不過劇本結構比較緊湊，作者改動和豐富的許多細節，使戲劇故事的發展前後關連，合情合理。於每齣戲言朴實本色，較少清人戲劇中追求詞藻、堆砌成語典故的弊病。曲中偶用成語，但化入自然，如

「吟社」齣【望吾鄉】曲「（丑）鄂兄，只怕這釣詩釣子尖兒禿，釣不起驚人句」，使用了蘇軾「酒是釣詩釣句」便是如此。作者還鍛鍊口語入曲，寫來生動而不俗，如「遜才」齣【賺煞尾】：「你不把正凶查，跑脫着怎拿？斬絞殺徒罪議差，……試問你斷頭顱無柄向誰抓！」這些都說明作者熟悉戲曲創作和演出的特點，是那些專在曲詞上下功夫，賣弄才情學問，寫作案頭曲的戲劇家所不及的。

這個劇本在光緒年間由楊立山改編爲京劇，成爲經常上演的京劇傳統劇目。

黃燮清（一八〇五——一八六四），原名憲清，字韻珊，別署吟香詩舫主人。浙江海鹽人。道光乙未（一八三五）舉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以議敍縣令，謁選得官湖北，此時太平天國起義已發展到大江南北，托病未赴任。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太平軍攻占海鹽，黃于次年轉道上海赴湖北，官宜都、松滋縣令。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春告病歸武昌，未幾卒。光緒《海鹽縣志》卷十六稱他「少負奇才，博通經史，工詞翰，審音律，善繪事」。著有《倚晴樓詩集》、《倚晴樓詩餘》，并選刊《詞綜續編》。作劇九種，其中《茂陵弦》、《帝女花》、《鴛鴦鏡》、《桃谿雪》、《凌波影》五種，刊於道光年間，稱《韻珊外集》或《拙宜園樂府》；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其婿馮肇曾增刊《脊令原》、《居官鑑》，合前五種稱《倚晴樓七種曲》；另二種，《絳綃記》未刊，《玉臺秋》有光緒六年（一

八八〇)瓊笏山館單刊本。

《脊令原》據《曾友于》改編。約作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小說寫一個封建大家庭兩代嫡庶兄弟、妯娌及親屬之間結黨營私打架鬭毆，乃至殺死人命、爭訟官府的故事。劇本全依小說故事，但是增加了一些封建道德說教。其中寫曾家兄弟子姪妯娌間打架鬭毆的幾齣戲較為生動。劇本語言較之作者其他劇作朴實而少用故實。作者生前曾以此劇「絲緒紛如，精彩少減」(馮肇曾《跋》)而未刊。頭緒紛雜是原小說情節的特點，改編為戲劇則失於剪裁。

《絳綯記》，今存作者手稿本，封面為原收藏者另加，上面有收藏者的簽字(「維雅堂曹春山」及「甲寅杏月重訂」)，和收藏者鈔本戲曲的編號(「百川九六號」)。劇本正文題下署「海鹽黃燮清韻珊填詞」，無序、跋、題辭。劇本係根據《西湖主》故事改編，但刪去了小說中陳弼教重返故鄉的內容，加進了副將軍賈綰奉命進剿「楚南逆賊」楊蛟，陳弼教參贊軍機，戰敗被困，西湖主及其婢女阿念協助解圍并剿滅楊蛟等情節。

劇中「楚南逆賊」影射太平天國起義軍。太平天國於咸豐元年(一八五二)起義。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春作者赴京謁選，次年春節後離京，農曆二月中旬返抵故鄉海鹽，此劇即作於作者在京期間。初稿寫成後，大約在作者離京前又進行了修改，刪去原第六折「譚筵」(手稿中仍保留，見附錄)，在「題巾」折後增寫了「玩巾」折。劇本其他地方也有修改，如「尚主」折中陳弼教

說：「哎喲！蒼天吓蒼天！我陳明允未能爲國捐軀，不想死於此地。」改爲：「哎喲，王妃呵！小臣陳明允冒犯威嚴，罪應不赦，尙容一言剖白，緩死須臾。」

《西湖主》是一個虛幻的人、仙愛情婚姻故事。劇本中增加了鎮壓所謂「逆賊」「妖孽」的情節，則表現了作者仇視農民起義的思想。但是，作者在劇本中借阿念之口說：「我想這些『賊寇』本是蒼生，若非大吏養癱，便是地方激變。先事既無覺察，到得『寇』勢鶻張，驚惶失措，不是殺民代賊，卽思掩敗爲功，說起來好不痛心也呵！」這多少說出了一點「官逼民反」的真實情況。

這個劇本的場次安排緊湊，曲詞雅麗而無餒釁氣，說白本色，其中引申出的一些調笑科諢，反映了當時舞臺表演的實際情況。這些都說明它是一個舞臺演出本。作爲新編崑曲劇本，它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劇中「蛟變」、「蕩寇」等折多次安排了武打的場面，有對打、輪打，又有水戰、陸戰的區別；二是劇中頻繁地使用撒火彩的特技。本來崑曲表演藝術以文戲見長，這一時期北京舞臺上所演的崑曲更多爲生旦戲。而撒火彩則是明代弋陽諸腔和後來的高腔、梆子系統劇種的特點。咸豐年間，崑曲在北京舞臺上已極衰落，靠與徽班同臺演出維持局面。崑、亂同臺，自然也便利崑曲與其他劇種的藝術交流。劇本收藏者曹春山是當時集中了較多崑曲演員的四喜班的崑曲名演員。據記載，他「十行腳色全扮，最著名者爲飾《雪中人》之吳六奇（大淨），使大槍大鞭，卽由曹起。後演《挑滑車》等戲使大槍，亦仿此。」「演《千里駒》之前本老僕、後本之

萬人敵，一係摔派武功，一係靠把武功，其藝並臻上乘。」（曹心泉《近百年來崑曲之消長》）從這個劇本寫成後即為曹春山所有（劇本約在咸豐二年底或咸豐三年初寫成。曹「重訂」劇本的「甲寅杏月」即咸豐四年春，收到劇本則在此前）這一點來看，作者可能是應曹春山或其他崑曲演員之請而作，並與演員們配合，為發展崑曲表演藝術作了些探索。至於它沒有被廣泛演出，主要原因可能與劇中對當時的封建官吏多所譏刺有關。同樣原因，劇作者以後也絕口不談這一劇本，因此它便一直不被人所知。

許善長（一八二三——一八八九後），字季仁，號栩園，別署玉泉樵子、西湖長，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咸豐壬子（一八五二）進士，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後入京任內閣中書，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後到江西，先後權河口鎮、湖口鎮牙釐局事，後官建昌、信州知府，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後仍在世。作有傳奇《塗雲岩》、《風雲會》、《秩芥仙》、《胭脂獄》及雜劇《神山引》、《靈媧石》，均收入《碧聲吟館叢書》，南昌文德堂刊。該叢書還收入他的《談麈》四卷。趙景深先生的《許善長年譜略》（見《明清曲談》）可參閱。

《神山引》據《粉蝶》改編。這是一個人仙戀愛的故事。劇本雖依據小說的情節，但按照悲歡離合的格局把這個神仙傳說寫得更具有人間生活氣息。劇本增加的幾個人物，如「裙歸」中

丑扮趙旺（諧音「灶王」）、「琴圓」中丑扮贊禮、花旦扮媒婆，穿插其中，既便于場上作戲，也增加了劇本的喜劇氣氛。

《胭脂獄》〔二〕據《胭脂》改編，自序於光緒甲申（一八八四），作于《神山引》劇後。作者認為小說中的判詞「膾炙人口」（《自敍》），所以把它全文照搬到「判圓」齣內，這在舞臺上是無法表演的。改編拘于小說情節，不注意戲劇創作的特點，如「述懷」、「訴冤」齣，場上僅設一人，平鋪直敍，缺少衝突。而語言多襲用小說原句，也欠本色。

陳烺（一八二二—一八九八後），字叔明，號雲石山人、潛翁、玉獅老人。江蘇陽湖（今武進）人。他曾自述生平：「僕少孤露，中歲遭兵革，流離播越，至五十始以饑官需次浙中，二十年來宦海浮沉，一無成立。」（見許光鑒《玉獅堂傳奇跋》）大致在科舉仕途上是不得意的。晚年定居杭州，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仍在世，卒年不詳。他的詩文傳世有《雲石山房牋稿》（稿本），收遊記、跋、題辭、詩及散曲八套。劇作有《玉獅堂傳奇十種》：《仙緣記》、《獨錦袍》、《燕子樓》、《海虹記》、《梅喜緣》（以上「前集」）、《同亭宴》、《迴流記》、《海雪吟》、《負薪記》、《錯姻緣》（以上「後

〔一〕阿英《晚清小說戲曲目》著錄《新西廂記》傳奇一種，西湖長撰，改良小說社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刊，亦譜《胭脂》故事。劇本未見。按，西湖長即許善長之別署，此劇或即許編《胭脂獄》而為書商更名。

集」，均係晚年著作。其「前集」前四種刊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即傳世之《玉獅堂傳奇四種》，而第五種《梅喜緣》是以後續刻的。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他的學生許光鑒等爲慶祝他七十壽辰，集資刊印了後五種。均刻於杭州。

《梅喜緣》據《青梅》改編。小說反映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社會矛盾，對嫌貧愛富的思想有所批判。但作者所抒發的主要還是「能識英雄於塵埃」的思想；劇本最後寫了青梅自甘婢妾地位，這說明作者仍脫不出封建等級觀念的束縛。劇本基本依照小說故事。「賣身」齣將小說中阿喜賣身富家被大妻逐出的簡單敘述，敷演爲紈袴公子富有才被悍妻假扮新娘棒打的故事，是一齣排場熱鬧的諷刺喜劇。劇本不讓青梅的父親死去，而添出遠去四川爲幕，又到蘇州尋女，在尼庵中巧遇阿喜認爲義女等情節，不過是爲使劇本最後「雙圓」齣中阿喜亦嫁張生的場面更增添些封建倫常的情趣。

《負薪記》據《張誠》改編。小說寫後母虐待前妻之子這一封建家庭矛盾，波瀾起伏，曲折動人。小說故事背景揭露了清王朝建立前對關內的侵擾，所以青柯亭本《聊齋志異》便將背景改爲明初燕王起兵造成的大動亂。劇本以青柯亭本故事爲依據，但劇作者是把它作爲一部「孝友傳」來寫的，所以增加了不少封建道德說教，反不及小說動人。

《錯姻緣》據《姊妹易嫁》改編。小說批判婚姻問題上嫌貧愛富的思想，而這種矛盾又是通